

澳門是一陣涼爽的风

于 堅*



舊城區意象（水墨設色紙本 68 x 69 cm）〔澳門〕余 思· 2004年

*于堅，中國當代著名詩人，寓居雲南昆明。



戰魂（澳門大砲臺城牆·攝影作品 83 x 110 cm）〔澳門〕黎榮照·2004年

一

夏天 走向海關時出了一身汗 擔心起來
 很多年了 有個密探一直藏在某處 從不現身
 祇感覺到誰在暗中觀察 分析 記錄 彙報並領着
 薪水 黑暗深處的海豹 隨時會把獵物銜出水面
 現在 忽然這麼近 緊貼着我 推了一把似的
 隱私被公開在亮處 隊伍依次向關口移動
 判決的時刻臨近了 我看見士兵已經歪着頭
 開始審視白紙黑字 多次出境 自信
 也沒有危害過任何人 做事對得起良心
 也沒有破壞過公園的一草一木 呼吸
 急促 神色反常 拚命要露出做賊心虛的樣子
 汗如雨 無法控制自己像一個逃亡者那樣
 面對海關 我不能肯定過去的日子中
 我是否 已經走錯了路線 是否言論過激
 行為不檢點 是否腎結石已經化為海洛因 深夜
 偶爾會在荒涼的廣場上醒來 察看自己的手指
 大部分時間裡 我不太知道甚麼事可以做
 甚麼不准 那麼多社論 那麼多微言大義
 此一時彼一時 老虎由於花紋來歷不明而被捕
 樹木因為議論風而被消滅 教師忠於情書
 朋友愛梅 曾經都是罪 學生不准讀書

後來又統統解禁 多年反覆折騰 旗袍和玫瑰
 都不顯老 祇是當事人九死一生 戰戰兢兢 紛紛
 草木皆兵 再也不敢了 拉上窗簾說話
 是我父親和他的同事後半生的小毛病
 告密者和打手全部失蹤 大海復歸平靜
 魚蝦王八各自歸位 都要吃鹽 滄海桑田
 君子三畏 畏天命 畏大人 畏聖人之言
 捉摸不透的深 何時 它會再次翻臉不認？
 說普通話的士兵目光炯炯 盯着我的光頭看了三秒
 真後悔沒帶假髮 敲擊鍵盤 核對資料 蒐索
 電腦 可別出現亂碼啊
 “哪個單位的 去那邊幹什麼？”
 吃喝玩樂也許還無害生計地小賭一把卻報告說去開會
 不由自主 又扯了一個小小的謊 幾乎就要
 像一個罪犯那樣舉手投降的時候
 士兵把紅色的章蓋下去 放了我
 澳門是一陣涼爽的风

二

賈梅士公園是葡萄牙人取的名字
 本地人從來不這麼稱呼那一帶
 他們一直叫它白鴿巢



痕迹（電腦印畫布本 65 x 96 cm）〔澳門〕張志成·2004年

大海翻滾起來的時候
澳門半島
確實像一顆嵌在大陸指頭上的綠寶石
被一群求婚的鴿子追逐着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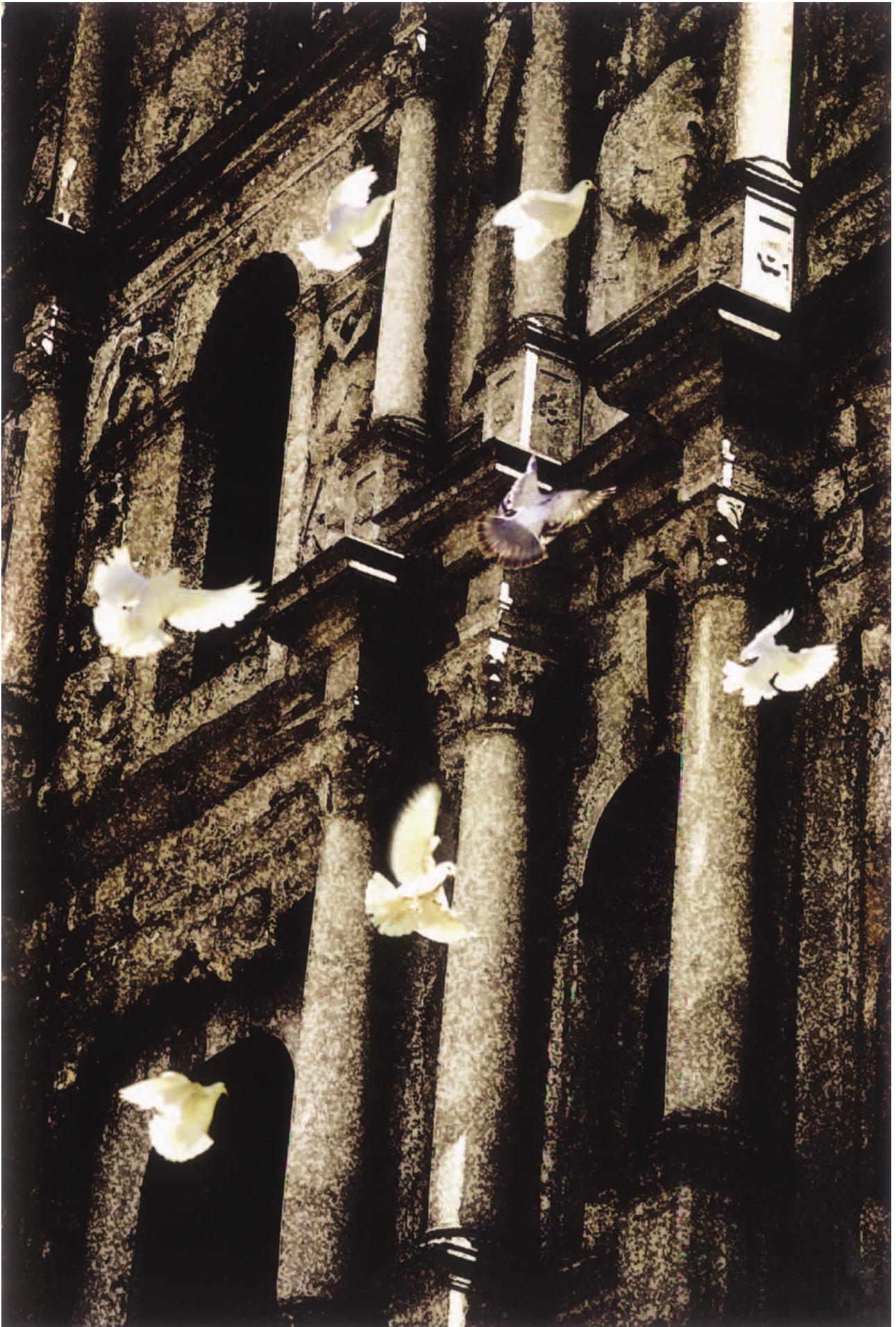
詩人賈梅士離開了葡萄牙
傳說他漂流到澳門半島
住在石洞裡 有時在海裡游泳
有時在巖石上寫詩 同時管理公墓謀生
他的職業翻譯成漢語 可以是
守墓人 墓地看守或者守靈者
有個智慧的譯者把它翻譯成
死亡物事管理員 流浪漢喜歡喝點白酒
夜飲東坡醒復醉 歸來彷彿三更
萬物鼻息已雷鳴 跌跌撞撞
穿過月亮的銀鬍子回他的窟
下意識地找鑰匙 敲打門
自以為回到了故鄉里斯本

後來他敲醒大海怒濤湧起就睡了
二十世紀前葡萄牙人夢想佔領澳門
二十世紀末澳門總督帶着家眷匆匆回國
五星國旗升起 大海蒼茫 詩人賈梅士
獨自留在明月之窗裡
繼續管理 有關進入靈感和韻腳的物事

四

那些不可一世的汽車 居然
停了下來 致敬般的 讓我先跨腳
過馬路 我以為 旁邊那位陌生人
一定是 哪個國王 或者總督
借他的光 穿過馬路之後
我看見他走進一家店鋪
拿起了剪刀 竟是老裁縫
卻永遠不知道 有個大陸觀光客
為了汽車讓他先走 而誠惶誠恐

（2006年4月4日星期二在昆明所憶）



和平之聲 (攝影作品 33 x 50 cm) [澳門] 陳光忠 · 2004 年